

## 還睡，還睡

「還睡，還睡」，這可不是老媽早晨催促起床的嘮叨，而是納蘭性德感慨的詠嘆。相比「知否，知否」「爭渡，爭渡」，似乎略輸文采，但更直白，也貼切「如夢令」的詞牌。

這首詞是納蘭性德從皇帝東巡途中所作：「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聲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前幾句視野很開闊渺遠，到了「還睡」，飄盪的思緒，一下子從宇宙洪荒的無垠蒼涼，拉回到帳篷被窩的小小空間。

一如狼的形象，詩詞中但凡有個「狼」字，就多了幾分肅殺。從「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西北望，射天狼」，到高適「校尉羽書歸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以及沈佺期「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無論天上地下，還是狼山狼河，皆是如此。

納蘭性德的「狼河」，與沈佺期筆下的「白狼河」是同一條，即遼寧的大凌河。這裏大致是幽燕地區與遼東苦寒之地的分野，是中原王朝抗擊北方異族的前線。儘管在清朝實現了大一統，而狼河兩岸的

差異依舊十分巨大，很容易引起納蘭這種佳公子的多愁善感，觸發共情。

而「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味」這句，如今又喚來很多人的共情。醒來也百無聊賴，沒什麼勁頭，還不如繼續沉沉睡去，這是「躺平」青年的真實寫照。誰不想醒來有味，滿血復活，精神奕奕投入工作？但種種壓力、焦慮、迷茫、失落攪碎糾纏，無所適從，醒來無味，世界那麼討厭，就不如索性「還睡」算了。

其實，對於多數人來說，這「還睡」的狀態也並不舒服。人活一世，豈是自欺欺人就可逃避的？總須調整心態，自我拯救。這是該有的人間清醒。狼河岸邊的清霜烈風，本就是必修課。這種磨礪不會白費，何況，換個角度，其也有獨特的壯麗。



瓜園 蓬 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火車頭」

對於那些邊走路邊吸煙的人，我實在是非常厭惡。就如同舊式火車的火車頭，會在行駛過程中，在身後扯出一長條白煙一樣，行走的吸煙者，在吞雲吐霧的同時不斷前行，在身後往往會留下一個「無人區」，在這個區域內步行的人將會被迫成為二手煙的受害者——走得快的年輕人，還能屏住呼吸加快腳步超過去；但在他身後那些沒辦法走得那麼快的行人，只能選擇左右避開，如果道路狹窄，沒辦法左右避開的話，那就只能被迫放慢腳步，盡量與「行走的污染源」拉開距離才能保護自己了。

我還特地去查了一下香港法例，平心而論，香港對於吸煙的規管算是非常嚴格了。不單是餐廳之類的室內空間，如果嚴格根據法律的話，卡拉OK場所、麻將館、酒吧，甚至室內工作間，吸煙都是被禁止的，就算在室外吸煙，也有必須在特定種類垃圾桶旁才可以的規定，也就形成了所謂「打邊爐」的

現象。但原來香港只是禁止在某些特定區域吸煙，並沒有禁止人邊走邊吸煙。難怪有幾次，我加快速度超過「火車頭」之後，忍不住回頭「怒睥」，卻發現他們一臉有恃無恐，完全不在乎的樣子。可能一方面被人睥慣了，已經鍛煉出了不在乎別人目光的厚臉皮，一方面也確認自己沒有犯法，有恃無恐。

法律沒有規定，的確不是犯罪。但轉念一想，法律只是行為的下限，對個體行為的約束，除了法律之外還有道德。排隊也沒有被寫進法律，但在文明社會「打尖」就是素質差的直接表現，會被群起而攻之。真希望有一天，邊走邊吸煙的「火車頭」會和「打尖」擁有一樣的待遇。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四見報

## 清靜瑪德琳

法式甜品的自我修養就是優雅，極盡可能地優雅，優雅到讓吃它的人也跟着柔聲細語、慢慢輕盈起來。彷彿人世間的降噪機，哪怕下一秒就要拿着方案，跟客戶逐字逐句撕扯得片片凋零，也不耽誤現在、即刻偷一口當下的歡愉。不是有人說麼，片刻歡愉，才能開出恆久記憶。

我一直篤定認為，在優雅的群落裏，瑪德琳不是族長，卻可以當軍師。過濾掉一切噪音的纖細和清靜，小小一口，就像頸上絲巾，足以四兩撥千斤。有了它也許不覺特別，但沒了它，一定是悵然若失，美景幻滅。也正是這個原因，每次怒火熊熊燒，我都要趕緊吃上一塊瑪德琳，放進口裏閉上眼，只需幾秒鐘，就能化為繞指柔。

不過，法國人在發明瑪德琳的時候，也許只是附庸風雅，沒想到要用它靜心解乏。

那時候的瑪德琳，還有一個名字叫「貝殼蛋糕」，糕如其名，小小一個貝殼就是本尊，極好辨認，以至於時至今日，貝殼模具都是瑪德琳專屬，旁人勿近。那時候的瑪德琳，還非常之文藝，著名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因為這股特殊的味覺回憶，才成就了長篇巨著《追憶似水年華》。說心裏話，這厚厚一本書看完的人寥寥無幾，但一提瑪德琳，大家卻都能心照不宣地眼前一亮，彷彿這才是我們不約而同、才高八斗的見證。

瑪德琳的美味，樸實而無可取代。其實配方相當簡單，但因為面積小溫度高，在泡打粉的作用下就形成了四周邊緣薄、中間高高鼓起的獨特外形。傳統的做法會加入檸檬皮碎，雖然黃油這個熱量炸彈一出手便是入口即化，但久久不散的檸檬香還是讓它獨樹一幟，把味覺寵出了新高度。在這樣的優待下，多停一秒鐘、多品一下還來不及，哪還有心情發飆？



食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 父母博物館

周末坐公交外出，路過長安街南的台基廠大街，後座一位年輕媽媽指着窗外告訴孩子，「瞧，那是警察博物館。」孩子「嗯」了一聲，奶聲奶氣地問：「有父母博物館嗎？」媽媽被問個猝不及防，緩了緩說：「沒有。」接着又說：「父母誰家都有，不用上博物館看了吧。」孩子沒吭聲，不知是不是被說服了。

我想，父母博物館，沒準兒是個好創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最一般又最個別的人間秘史。每在時代大變動時，如何做父母必成大哉問。春秋亂世，孔夫子仗劍立說，延及後世，最難動搖的大概是父父子子這一條。魏晉時狂放的知識分子答過這個題，清末康南海也答過，魯迅先生還專門就此寫過文章。不過他們的討論多在

倫理或哲理層面。

真把凡夫俗子推到這道考題面前的，是家庭結構和社交方式的嬗變。內地的獨生子女一代，現在絕大多數做了父母。做子女時，他們單槍匹馬面對父母，做父母時，卻要面對兩個或更多個孩子，箇中滋味，只有自知。

社交方式的變化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我在抖音見過媽媽向女兒隔空喊話，公布了女兒姓名、讀書的大學和院系專業，希望認識女兒的網友提醒女兒穿秋褲。用心之良苦，極矣！

父父子子的律條，有賴於更廣泛的社會支撐。很多年前，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稱為「單位制」的社會裏。那時，父母無法說服子女時，常借助「單位」的力量。而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有請林妹妹

公園在八十年代還是一片汪洋，後來分幾期填海建成了公園。記得舊時去探訪朋友時，她卧室的窗外還是一片荔枝灣的海水，聽得見海浪拍岸的「啪啪」聲，窗戶也會濺入幾星海水。朋友年長，卻問得浪漫：聽見海的歌唱了嗎？

要說滄海桑田，非這個公園莫屬了。這兩年管理部門在公園裏發展出各式花藝，嚴冬裏公園的鮮花卻是萬紫千紅。香港今年入冬以來只是有點涼意，公園的花也開得長久燦爛，吸引了許多攝影「發燒友」，長槍短炮的器材齊齊出動，拍下了花的千姿百態。

紫荊花是香港區花，多嬌艷談不上，難得她終年常綠，花期悠長，頗能象徵香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 往事只能回味

另一方面，有些瑣事卻會突然湧上心頭：童年時居住的舊樓號碼；就讀幼稚園的名稱；第一位暗戀的女生名字……最近，我腦海又經常響起一首老歌《往事只能回味》：「時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憶童年時竹馬青梅，兩小無猜日夜相隨。」這歌曲在一九七〇年發行，其時我剛升上小學，蝸居有一台小唱機，爸爸買來一些黑膠唱片播放，讓我早有機會聽到這些歌曲。

能夠回味的往事，大概都是樂事居多。回想過去兩年，到底會有多少樂事？那麼就視乎從哪個角度着眼。我記得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獲得佳績，也記得兒子在升中呈分試考得不俗成績，更重要的是香



## 巴赫的聖誕清唱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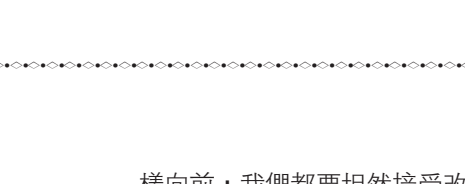
聖誕節剛過，但「西方音樂之父」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於一七三四年為這一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所譜寫的《聖誕清唱劇》（BWV 248）則仍要持續整個「聖誕季」。這部清唱劇共分《耶穌誕生》、《牧人報喜》、《牧羊人的朝聖》、《耶穌的割禮與命名》、《朝聖之旅》和《三王來朝》；分別在聖誕節當天、二十六號節禮日、二十七日、元旦、新年後的首個周日以及主顯節獻唱。在灌錄的諸多唱片中，英國著名指揮約翰·艾略特·加德納爵士執棒英國巴洛克獨奏家樂團和蒙特維爾德合唱團共同演繹的版本堪稱經典。

此雙碟裝唱片的封面選用了十五世紀北方文藝復興德國畫家漢斯·馮·庫勒姆巴赫的名作《三王來朝》。

作為西方宗教藝術中最受歡迎的題材之一，無數繪畫巨匠留下了《三王來朝》的經典名作。作為德國文藝復興巨匠丟勒的學徒，漢斯·馮·庫勒姆巴赫的畫作不僅在人物造型方面有着鮮明的傳承痕跡，還在前者自一五一〇年放棄創作祭壇畫之後接過了恩師的訂單。此幅《三王來朝》便被認為是一個可摺疊祭壇畫的中央主畫板。在一座古代宮殿的廢墟中，左下角坐在一根深綠色石柱下方的聖母瑪麗亞懷抱



聖嬰耶穌，正在接受跟隨星星來到伯利恆朝聖的東方三王（也稱三博士）朝拜。右側宮殿的拱頂透出遠景的藍綠色山水背景，說明畫家繼承並吸收了丟勒從意大利帶回的威尼斯畫派風景技法。東方三王在前景圍在聖母子身邊手持金銀禮器親見，木匠約瑟站在聖母身後與兩位隨行的貴族交談，而浩浩蕩蕩的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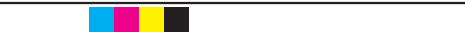
## 愛轉動

聖誕節，一時興起，跟兩個朋友去唱K。

上一次到這家灣仔的K場，在三年前的農曆除夕，另外兩位朋友年夜飯之後從家裏溜出來的，那個人唱了一整夜。零點跨年時的那首曲目，是他們二人合唱古巨基的《愛回家》。望着都是單身的他們唱得投入，我反覆默念「在一起」。

日子總是事與願違的，當年活潑頑皮的單身美女在二〇二一年閃

婚，從香港回到廣州，做起了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貴婦。每日看到她朋友圈裏越來越知性的文字，不禁感慨幸福的婚姻大抵相似。愛玩的銘君，不知不覺又談了幾場無疾而終的戀愛，後者之下，他的事業備受打擊，從日進斗金的老闆到如今朝九晚五的打工一族。好在他生性樂觀，如今日日趕巴士返工也樂此不疲。二〇二一，疫情仍然持續，地球也依舊轉動。生活，就這



子女單位的領導一出馬，也往往奏效。在當時，單位是父母與子女關係的支撐力量。再往前追溯，這種力量是宗祠。如今，變成了網絡，更準確地說，網民結成的關係網。

今天的我們是生而在網的，就如從前的人生來受族人約束那樣。誰要想脫離網絡做父母，正應了拉着自己頭髮離開地球的經典諷喻。祠堂時代的父母，單位時代的父母，和網絡時代的父母，言行樣貌都不一樣，父母博物館又怎不琳琅滿目呢？



港的生命力。其花除可觀賞，還可做染料做中藥。

樓下公園也種了大量紫荊樹。這些天繁花滿樹，遠遠便見到樹梢上紫紅籠罩，走近更見紫花蔽日，落英繽紛。花朵散落路上，也散落在路旁的灌木欄上。雙軌道的紫紅小路伸展，便又生出一景。

看着紫花被踐踏成泥，惋惜無人會在意其經濟價值去收集，但若林黛玉妹妹再生，不妨請她到此葬花，還花一個「質本潔來還潔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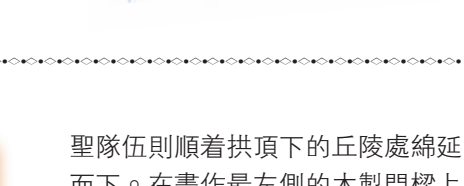
港社會穩定下來，晚上或假日能夠在街道閒逛。另一方面，我也記得有些日子未能在餐廳用膳；長時間都不可以進入電影院或劇場觀賞我最喜愛的美藝節目；更甚是兒子只可在家進行網上學習，不可回校正常上課。

這些往事都值得回味，陪伴我們一起走進新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到底如何發展，也許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勇敢向前行，最終一切都會成為往事，餘下一份回憶。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聖隊伍則順着拱頂下的丘陵處綿延而下。在畫作最左側的木製門樑上釘着一張寫有「1511」的字條，證明此作距今已有五百一十年歷史；畫家名字的首字母縮寫也標記在字條下方。左上角的廢墟露出湛藍色的天空，也透出閃耀着金黃色光芒的伯利恆之星。由於唱片版式所限，封面僅保留了聖母子、木匠約瑟和東方三王等畫作下半部的主要朝聖人物。

（「碟中畫」《巴赫聖誕清唱劇》／《三王來朝》）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老和疲憊，多一些淡定與從容。這也是一種人生。

疫情讓世界短暫停滯，唯有愛，讓地球不停轉動，讓心靈穿越萬水千山。希望來年，不論世界如何變化，我們都能在愛中成長，長成自己想要的模樣。



負喧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